

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

范仲淹

王丕震历史实战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

范仲淹

王丕震

四川文艺出版

责任编辑：何彦达
封面设计：主题工作室
版面设计：邓小林
责任校对：刘平程诺
责任印制：徐辉

书名 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·范仲淹 定价 18.00 元

作者 王丕震 ISBN7—5411—1709—9/1·1497

1998年9月 第一版 199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数 1—5000 册

印张 11.5 字数 268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都江堰九欣彩印厂印刷

变革风云 历史实战

——编者前言

把历史比喻为长江大河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江河奔流，有曲折有回环，有跌宕有波澜，但连绵不绝，久远永续。这很像人类社会的发展，有前进也有倒退，有陈腐也有更新。而每一次革新变法，无论成功抑或失败，总是充满矛盾冲突，掀起惊涛骇浪。尤其令人警醒的是，历史的每一次腾跃，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改革家个人的巨大悲剧。如中国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“商鞅变法”，就促成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霸业而言，功盖千古，而改革家本人，却落得车裂惨死的结局。这，自然是封建旧体制使然。当然更足令后人深长思之。

日月经天，时光飞转，二十世纪末的虎年之春，一声“朱镕基洒泪为商鞅”，震动中国人的心，也促使和激励我们推出这一套《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》丛书，既为功不可没的志士英杰树碑立传，也让世人了解历来变革之险阻艰难。进而让我们从历史的镜鉴中，增强在新形势下推进前无古人、泽被后世的改革大业的决心和勇气。

老作家王丕震先生已年过花甲，早年从军艺农而情钟文史，自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，即潜心读书，神交古人。1981年获平反退休后，便闭门谢客，专意创作。由于国学功底深厚，八十年代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部历史长篇《则天女皇》就一炮打响，初版即印发10万余册，畅销全国。

此后一发而不可收，十余年伏案笔耕不辍，已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历史长篇小说数十部，产量惊人，风格独特，享誉海内外，被称为“文坛奇人”。其被海外称为“历史实战小说”的写作手法，不拘一格，自成一家，采用民间叙事方式，将邈远古人推到今人眼前，将神秘宫廷从天上拉回地面，将被戏剧化的历史还原人间，惊心动魄凝于不动声色的描叙中，常收“于无声处起惊雷”之效，让我们如晤其人，如临其境，更真实更贴近地领略历史风云变幻的本来面目。这与由来已久的总是将历史人物，尤其是帝王将相套上戏装，说戏文道白的历史小说写法，当是另一种风味。一如海外评论家所言：“其历史人物的描写，完全以小说的方式呈现，让古人的风范、智慧的结晶、行为处世的思路跃然于纸上。尤其其它的内容是以‘全新视野，实用导向’为出发点，探索历史经验，以古人为史，拜历史为友，叙述历史成败的关键，何以为王，何以成寇。其小说情节紧凑，扣人心弦，文笔之间洋溢着独特的文采。”我们郑重推出这一套“历史实战”长卷，敬请广大读者品鉴。

林文询

1998年夏于蓉

目 录

一	逆境中成长·····	(1)
二	开始登仕途·····	(15)
三	走进了朝廷·····	(31)
四	河中府露才·····	(46)
五	宫廷的丑陋·····	(62)
六	废后的风波·····	(74)
七	所到尽为民·····	(87)
八	当开封府尹·····	(103)
九	问郭皇后案·····	(118)
十	朋党罪受贬·····	(135)
十一	元昊侵延州·····	(153)
十二	贬官在地方·····	(165)
十三	出知永兴军·····	(180)
十四	延州初露威·····	(194)
十五	好水川大败·····	(209)
十六	定川寨之败·····	(225)
十七	看和辽国耻·····	(237)
十八	内外不安宁·····	(254)
十九	仲淹行新政·····	(268)

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

- 二十 新政中暗斗…………… (285)
- 二十一 仲淹受暗袭…………… (300)
- 二十二 新政难行了…………… (314)
- 二十三 排挤出朝廷…………… (330)
- 二十四 一生的归宿…………… (346)

一 逆境中成长

北宋端拱二年（公元 989 年），宋太宗赵光义当皇帝已经十四个年头了。他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，不过精于权术，硬把皇位从他哥哥赵匡胤的手里夺过来据为己有。有人说匡胤就是他谋害死的，所以历史上有“烛影摇红”之说，以提醒后人有这么一个历史之谜。因为当时封建皇帝的政权，多是父死传子，而且在儿子中要立嫡立长，这已成法。赵匡胤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成人。为什么皇位不叫他继承，而要由兄弟嗣位呢？最后匡胤的大儿子德昭也为此死去。所以宋太宗的皇位得来不义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仁君。

由于皇位得来不正，内政外交就要有利于树立自己的名声，只要能在自己的脸上贴金，不论花多大财力人力他都从不顾惜。

八年前，有人说是要为佛舍利建塔，太宗答应了。什么是佛舍利？所谓舍利是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，而佛舍利是指释迦牟尼遗体焚烧之后结成的珠状的东西，相传当时有八国国王分得了佛舍利，盖塔安葬。

宋太宗为了藏佛舍利，也建了开宝寺塔。他召集了能工巧匠，动用了上万人，花了亿万赀财，经过八年时间，终于把塔建成。一般大臣阿谀奉承，用最美好的语言赞颂太宗政绩，独有知制诰田锡上疏说：“众谓金碧荧煌，臣以为涂膏衅血。”

太宗听了大为恼怒，就要处分田锡。他说：“这样的大臣要他何用，拿去下狱。”

老宰相赵普谏说：“圣上息怒，朝廷没有田锡这样的臣子，大宋的江山就难保了。现在我们四邻都很强盛，我国库并不丰裕，修这佛塔，费资亿万，是与国力很不相称哩！”

另一个年轻宰相吕蒙正也说：“人无一个诤友就难以修身，国无两个诤臣就不能治国，愿陛下深思！”

太宗的气就平下去了。

赵普说：“臣愿大宋生出无私无畏的谏臣来，国家就有希望了。”

太宗因两个宰相都这样说，也就转怒为喜说：“但愿如卿言。”

真也凑巧，就在那年，苏州吴县穷苦万般的范家，生出了个北宋的大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来。

据说范仲淹的祖先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之后。但这只能说明其根苗不错，可以用以激励后人。由于这样，就有人说他家是从邠州搬到苏州吴县来的，怎么来？几时来，也无可考。只是有一点，生出仲淹的范家，如今是穷到风扫地、月点灯的地步了。

第二年是太宗淳化元年，出生才一年多的孩子连爹都还认不清的时候，父亲就苦寒死去，剩下弱小的孤儿寡母。

大小两张嘴，天天要吃粮食度命，家里的生活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。亲戚都是穷的，三天两日还好相助，长年累月谁有力量相助？经亲邻设法，找得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朱三，他是长山人，就把范家母子领到山东长山去了。

朱三是长山的农民，家里只有薄田几亩，不敷一家人过活，才出外谋生。他年将三十，无力娶妻，碰上这个机会，无

须破费多少银子，就可娶得一门妻室，年龄又比自己小着好些岁，有个儿子也还小，就当成自己的，于是把孩子改名朱说，携家带着，荣归长山。亲朋们都以为他有运气，当然喜欢。

但他到底底子太薄，从吴县回长山花了一笔路费，安家又花了一些，老本也就基本花光了，再也无力出去经商，只好租点田来耕种，务农为生。这样，朱家的生活并不比范家好，朱三夫妻苦下来，只能混一家人的基本生活。朱说已经十岁出头，也没有让他读书的力量。

有一天，朱家的一个亲戚来看朱三，见朱说已经长大，样子也很聪俊，就问：“你可读着书？”

朱说答：“没有。”

来客问：“为什么不读？”

朱说不好作答，就只用眼睛扫扫朱三。朱三说：“现在饭都吃不饱，还读什么书？再说穷家子弟读书，那是白读，难道还会读出个官来？”

来客说：“你这话是乱说，宰相吕蒙正是富家子吗？在破窑里饱一顿饿一顿的读出来，官拜一品宰相，你又怎么说？”

朱三说：“那是吕家儿子，你看我家这个哪像是书生模样？”

朱说说：“读书是要掏出心读，读好读不好，全在用功不用功。没听说有书生模样的才会读得好；再说我自己认为现在我只不过衣服烂一点，才不像个书生。叫我读书也不会落在人后就是了。”

来客说：“不错，我看你志气挺高，今年几岁了？”

朱说答：“十一岁了。”

来客说：“不能再晚了，叫他去读书吧！”

朱三说：“你说话倒是容易，我要有钱供他嘛！天下的父

母谁不愿自己的儿子能读书，能当官？只是手中无钱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来客说：“要吃鸡蛋，首先要设法养鸡嘛！”

朱三说：“没有钱上哪儿买鸡？”

来客说：“我听说醴泉寺给和尚帮帮忙也可以读书哩！”

朱三说：“没有这样方便吧！”

来客说：“自己要读书，也该自己去求求人。人家再也不会到你家门口来喊。”

朱三说：“你是我表兄，看在我姑母的面上，请你帮我这个忙吧！”

来客说：“你既然开口，我就领侄儿碰碰去！”

朱三说：“朱说，给你曾珙表叔磕头，他要让你读书了。”

朱说磕头说：“曾表叔，如果我真能读书，我总有一天要报你的恩情！”

曾珙说：“走，跟我去，我就不相信攻不下这个难关。”

第二天，曾珙领着朱说到醴泉寺，去见方丈，说：“老师父！听说寺里教着书，不知怎样进学？”

方丈说：“先生是由寺里请来，学生由寺里招，先生只管教书，不管食宿。学生每天读后回家，每年要缴学费。”

曾珙问：“听说有资助贫穷学生的规矩，不知可是事实？”

方丈说：“有这么两三个，说不上资助，给他们学习机会，但要给寺里每天做扫洒事情。条件是要住寺，伙食灯油自理。”

曾珙问：“还有宽的吗？”

方丈说：“没有再宽的了，你想怎么办？”

曾珙说：“我领来的这个孩子，已经十一岁了，只因家贫，无力读书。想让他读书，又缴不起学费，如要住寺，又没钱自理伙食。能不能再放宽一点？”

方丈说：“你喊进来我看看。”

曾珙就把朱说喊进去说：“向老师父磕头。”

朱说磕头了，然后站在那里，方丈端详了一眼，只是穿着破烂些，人倒是很有骨气的，就问：“你以前为什么不读书？”

朱说答：“我家穷，读不起。”

方丈问：“现在呢？”

朱说答：“还是穷，我家表叔说出力气换书读，所以我来了。”

方丈问：“读书干什么？”

朱说答：“有机会读书，就要去为国家干一番事情了。”

方丈对曾珙说：“如果他能浇菜水，除读书不缴学费外，我可以供半份粮给他。只是既要读书，早晚又要浇菜水，又要煮饭吃，就实在太苦了，我怕他吃不消。你们好好商量商量。”

朱说答：“老师父！你这样照顾我，不用商量了，我一定把菜水浇好，然后想法把书读好。至于伙食，无法吃熟，生嚼也不怕，我一定克服。”

方丈看这孩子有这么大的决心，就把他收下了。朱说就在醴泉寺里读起书来。

天下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呐！朱说一天的三件事情——读书、浇菜水、煮饭吃，都出现了问题。多半的时间是在讲堂上过去的，早晚就是要忙于煮饭浇水，常常都觉得时间不够使。早上一起床就煮饭，吃饭后就浇水，浇完水再听课，往往迟了。晚上下学就浇菜水，浇完煮饭吃，吃完饭自己读书的时间就所剩不多了。他想早起床，但天黑要点油灯，又浪费不起油，于是就把两件事改了：早上单煮饭，吃后把夜晚的留下来，早上不浇菜水，这样赶上课就松松的了。下晚下课后，就浇菜水，浇完把剩饭一热吃，夜晚读书的时间就比较长了，他

感到满意。

老和尚供的半份粮，待他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，实在不够了，但毫无来路，自己家里没望头，曾珙家也是穷无余粮。主粮少，惟一的办法只有增加副食。但增加菜量，花钱更多。就又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便宜的韭菜切得细细的，再向种菜的和尚要些带黄色的菜叶来弄细，和在米里煮成稀饭粬，等冷后，用刀切成四块，早吃两块，晚吃两块。后来人称之为“断齏划粥”，作为苦读求学的一则佳话。

忍受着艰苦的生活，其目的是要把书读好，这对朱说来说是十分明确的。所以他的每一天时间，大多数都用在读书上去了。每天都读到深夜。读到十五岁的时候，他去向老师问书上的问题，老师也感到回答吃力了，就说：“我还没有教到这书嘛！”

朱说答：“老师，我比他人启蒙晚五六个年头，我不能不努力呐！”

老师说：“你读的东西，已是其他人二十岁读的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有些我还讲不出来。”

这样，朱说就不得不倍加努力地自我钻研，往往读书读到深夜，有时困倦得睁不开眼。他虽然没有效法当年苏秦那样头悬梁、锥刺股，但也从缸里舀一勺冷水来洗一把脸，清醒一下，再继续往下读。

宋真宗赵恒咸平六年（公元1003年）正月，朱说已经十五岁了。那天，有个苏州吴县来的人，到醴泉寺来拈香，当时正值新春，学生还没有来读书。朱说因要浇菜水而没有回家，在大雄宝殿前看书。

那人已年近五十了，从大殿里出来，就问朱说道：“小兄弟贵姓？”

朱说答：“我叫朱说。”

那人说：“好凑巧，我想问的也是一个姓朱的人，他叫朱三，你可知道？”

朱说也惊了一头，怎么此人一问就问到我爹？但又想世上同名同姓人多；再说不知是凶是吉，不能随便答应，就说：“老者从哪里来？”

老者说：“苏州吴县，我叫范直。”

朱说问：“范爷爷！你问朱三干什么？”

范直说：“十四年前，我范家有个兄弟死后，由于家庭困难，难以维持生活；加上弟媳年轻难以守寡，就由一个长山人叫朱三的领走了。十多年来，杳无音信。我因事路过这里，特来探一探我这个侄儿还在不在。”

朱说问：“你这个侄子假如还在，该有多少岁了？”

范直说：“相别十四年，离开时才一岁多，合有十五岁了。”

朱说问：“你可记得你的弟媳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？”

范直说：“她的下巴生一颗黑痣。”

朱说听了，忙掉泪向范直磕头说：“你的侄子就是我了，虽然爹娘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是范家儿子。但我娘是吴县人，下巴生一颗痣，我爹也叫朱三，不会错了。”

范直激动地说：“这应该谢大佛了，我刚才进去祝祷请大佛保佑，而你就坐在佛堂门口，不是佛力，能有这样巧吗？你能读书，也算很好了，以后你莫忘自己是吴县范家之后，也就好了。”

朱说就把家里的苦状，和十一岁起才来到这里浇菜读书的事叙述了一遍。然后说：“我的书读不到头了，因为口粮吃不饱，再难继续维持；教书的先生也难教了。既然遇了伯伯，请

你无论如何在这尽头处拉我一把，我一定为范氏增光，不辱家门。”

范直听了，深受感动，也可怜他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读书，就从身上摸出一锭银交给朱说，说：“这点作为路费，得到母亲的同意后，到应天府去找戚同文去，他在南都学舍教书，是有名的学者了。”

两人就此相别。

朱说就回到家去，见了母亲说：“娘，我是范家的人吧！”

母亲哆嗦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怎么没头没脑问这样一句？”

朱说答：“你不必隐瞒我了，全部情况我已经清楚了，我不怨你。现在我要到应天府去读书，才来给你说一说。”

“应天府很远吧！你还年轻怎能去呢？更主要的是到哪里去拿路费呢？”

“这我清楚，要靠这个家筹钱，像干柴里挤水，哪里会有？现在我已找上苏州吴县的范氏家族，他们愿给我帮助，老实说这也是一个天给的机会。如果能继续读书，能考上进士，还有一线出头的机会。不然在这里读上一辈子，我最多也只会成一个乡下教书先生，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！”

朱母听了掉泪说：“儿呐！你确是范家的儿子，只因你父死后，家穷无法继续生活，娘就嫁给了朱三。只因他要遮娶寡妇的脸，就把你认为他的亲生儿，所以我也不能提范家的事。看来娘的命苦，在范家吃苦，到朱家来更苦，朱三也只有这点本领，要把这个家变富是不可能了。娘的希望也只有寄托在你身上，你能走就走吧！只是千万别泄露范家的事情，人活着是要顾一张脸的，千万要给你爹留下情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我决不会给他难堪，而使你增加痛苦。”

“你离开这里，告不告诉你爹呢？”

“娘说怎么好？”

“现在你已是十五岁的人了，去年他就在说要把你喊回来务庄稼了，只是曾珙表叔阻着不叫喊。如果你告诉他要出去读书，一连串的麻烦事就会出来，顺顺利利让你走的希望是没有的。如果你自己能解决生活问题，娘以为你悄悄离开了还好些。”

“儿也考虑到了，恶意倒谈不上，但为了家庭他肯定不放手，他只会顾眼前。我听你的话，各自走了。”

母子就洒泪而别。

行前，朱说去向住持和尚告别。他说：“老师父！我不能继续读书了，请你重新安排浇水的人。”

老和尚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朱说说：“回家务农。”

老和尚说：“不能，不能，我替你给家长说，家里再困难也要让你读书。先生对我说了，所有读书的学生中，最聪明的是你，最用功的也是你，以后前途最大的还是你，怎能半途而废呢？”

朱说答：“我家实在困难，这也怨不得我爹，未来前途再大，眼前过不去就没法。”

老和尚说：“我供你全份口粮，你就吃饱了，希望你继续读。”

朱说听了，不好再说，就说：“老师父这样照顾，谢谢你了，我再去同家里商量。”

朱说想，这里虽然可以得吃一份口粮，只是教书的先生不行了，就下定决心离了长山，到应天府去了。

应天府在河南商丘附近，离长山有一千四百里之遥。他正

月上旬离开长山，直到二月中旬才到应天府，途中花了将近四十天。这对十五岁的朱说，也是一个大锻炼，打开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。到了应天府，找到戚同文，他把吴县范直的信交给他。戚同文对朱说口头测试了一番后，就收容他在南都学舍读书了。

在应天府读书，朱说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，从吴县来的一点支援，也显得捉襟见肘，只能保持长山醴泉寺的生活水平，每天依然吃和着韭菜、白菜的稀饭。但生活的艰苦，反倒促使他每天在学习上更加用功，收获也更加大，一天的时间除睡觉、吃饭外，完全放在学习上。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书本知识，知识层面已经达到道、释、儒不分了。连戚同文先生都说：“学何谓博？看朱说就足够了。”

真宗景德四年（公元1007年）夏，学舍里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：“皇帝出巡，路过我府。”

消息当然轰动了整个府城，谁不想一睹龙颜呢？全城百姓是这样，南都学舍的学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莫说学生，连老师也出动了。而朱说像没有那回事一样，仍然读着他的书。

睢县太守的儿子蔡齐，同朱说很要好，主要是两人的书都读得好。现在所有同学都出来瞻仰龙颜，蔡齐四处寻找也不见朱说的影子，就急忙跑回学舍去找他。来到住房，只见朱说正在津津有味地读着书，蔡齐很远就叫喊：“朱说！”

见朱说抬起头，蔡齐就向他忙招手，意思是叫他快来，但朱说看了蔡齐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又看他的书了。蔡齐就跑到他身边，把他手里的书夺了：“我说你真是成书呆子了。”

朱说问：“你让我去干什么？”

蔡齐说：“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朱说答：“太阳在天上照着的日子，我看今天少云彩。”